

寶

綸

堂

稿

寶繪堂稿卷第七

華亭 許纘曾鶴沙 著

書啟

與兩江王制臺書

伏惟老祖臺六祭特早三年奏凱王尺冰壺于今再
見茲值茂管飛灰斗杓初轉木樨恭叩戟門敬候新
祉緣素年累寒艱于水陸有懷未遂悵如之何敬啟
將軍揚元老典魯郡伯十年以來水乳相契元戎貝

折節好賢有正亦同心共濟所以兵民受福沒無間
嫌近來中報盜情一事揆度情形事前則而下錯認
事後則各不認錯爾時更滿一下解船夜行巡紅頭
而問之理所應有逮問之而有言已往酣睡舟人自
恃差舡彼此不通來歷遂致提竿相向在有提需要
回驚醒之時居然以為盜矣乃未幾而官舡踵至前
舡既有聲援疾呼枕盜後舡倉皇响喊并力向前營
兵見衆寡不侔棄舡逃去群然又以為盜矣營兵第

如松有喬徒必無唐突之狀有獲石知營兵巡驗亦
必無呼搶之情此兩下錯認之由也乃營兵本晚既
不違訴辨明營官次日又復中稱奪械因而有文通
報有激而成此各不認錯之由也今將軍以身為將
主意在遠嫌已經提責官兵復咨解老祖臺聽候審
鞠一片虛公之念人所共見矣治某革野愚素不忍
賊然誠恐批發寫違衙門兵與喬依舊各執一說終
難結案目今據此心跡業已相諒應否咨回將軍仍

批發狀即全城文武心平氣和再行會同俾兵丁齊
候各自取其昏夜之悞不特盜案耗經片言可了亦
使全城文武各無顏面之傷所以安地方而感輯寧
者靡有紀極矣治某素蒙先祖壘骨肉之愛鳩居杜
門從不敢一事陳乞因事聞文武大火敢祈曲賜調
劑無與大做臨預可任陳厥

與馮潛菴巡撫書

帶水盈，不獲時依綉宸，份榆偃息無日不在春
風化雨中也。日者老公祖奉門臺減驕從盟江淮救
焚拯溺躬親賑濟窮振得慶再生真功偉造化矣嗣
蹟請減浮糧大疏字，精誠言，惻怛

皇心感動為覽

御前將，來得遇殊恩寔荷格天之力治等擬率淮南父
老況首鳴謝知計冊未竣不敢輕詣戟門敬勒蕪玉

用中叩感至敝郡漕務一事自老公祖東城以來淳
類日減民力漸紓官文永統里關融彝可謂弊絕風
清曠世難逢者矣惟是小乞費一項係為官收官乞
而致此士民之所公議亦輸糧之所必不可缺不過
借有司收夫以利呼應有司絕無所利于其間也倘
此項乞費有司不願擔任一旦委之民間則文費反
溢指臂不靈輿情所以喘一者誠恐乞父母貽累迨
多難于任事勢必稍為更變則官收官乞難以經久

此間郡士民深抱杞天之憂也治某捷戶鴟居郡邑
鉅細諸務下樂與聞竊以民情遠慮不覺代為輓
在上臺清察正為民生起見然下情之所悅服即可
行之永久敢將啟郡情形敬達台聽寔為良法不可
更張矯枉蕪其太過燃犀之下斷不敢作親指之言
汚松所好也荒巫附連脂粉可任神訴

敬辭賈廷政

伏以梅梢吐暖并城黃髮生春松腰微奇於閣清風
添瑞喜棠陰之初蒂漸蒲質之半明未獲免趨款辭
鳩祝恭惟老祖臺儀光赫鳳德叶珪璋傳閣閣于遼
城雙丁久著展柱綸于掌里五馬新迎潮家聲則羊
城之節城霄懸現宦績則鳳閣之文章錦州劉鴻班
而惠熊執中外皆宜由藜照而試水清神明特頌乃
于下車之暇勤訪沉淪并以執隨之隆謬推老朽治

弟自達仕籍久仕里門雖陶造可栖祇以梨尊作伴
而蓬非雖寡漸與更老為防蒙頭琬琰之迹殊愧竑
黃之典且也老增而意不能望

闕以升

恩病漸龍種兼畏秋昂而習懷慈之

又高地厚感長生于雨露之中實以行薄年衰辭盛典
于宮序之側庠銘鴻德敦復無幾

神有靈尚明朕之謹告

文

告漢漢壽亭侯文

漢熙十年歲在辛亥秋九月朔八日雲南壽亭侯提刑

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一級許某謹告于

漢壽亭侯之神曰惟神忠義凜然威靈無外稟乾坤

之正氣真社稷之疆圉凡屬含生無不稽首廟庭春

秋崇祀某一介望儒溫叨祿位儼官中外十有六年

自甲辰以來微罪去國力田事母詠載竟天

皇上以某爲無過特恩錄用應銓淮南茲于季秋吉日
駁經閣竊憐陳州陳敬盟于神自今日以注懷恭受
事公忠勤慎表率居秦上谷

朝廷委任之恩下慰通省吏民之望倘或到任之後離
任之前賄貨徇私見利忘義慢民間一舉更爲火一

天惟

神有靈是誅是陟俾戮及其身禍及其家殃及其嗣
惟

育嬰堂募捐告示松江有城隍之神文

康熙三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原任雲南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今回籍終養許某率董市高某沈某謹告于

松江有城隍之神曰維神護國佑民彰善癘惡有災
及卹有呼必應茲某于康熙十四年遵京省事例在
松江有境內勸募育嬰善事欲養道上壽兒凡一年
之內收教嬰兒數目收去銀米細數歲終開列榜文

懸掛堂內與衆共知并委託董理堂事者必公必親
勿欺勿怠善緣勿替已二十年合將康熙十四年正
月起至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止育嬰堂內收嬰四
柱清冊通計收救男七嬰共四千七百四十五名收
走銀米四柱清冊通計捐輸墊補銀一萬八千三百
三十三兩五錢四分四厘結寫明白一錄二太一紙
府並存案一襲告于

神伏願俯垂察照福祐諸嬰永無夭穉之虞共樂生

金之愛凡堂中共事一初人苟有假公濟私以虛
作實賄賂情面影射通融者俾需弊其軀大故其室
刑及與家鬼戮其嗣雖神有靈尚明鑒之謹告

祀黃河文

維神卓犖精忠弥漫浩氣上瞻星辰之應下崇桑瀆
之班福庇燕寧功扶社稷升祀歷代累代明神尤
併于

本朝方今景運丕昌小川效順大河南北咸泰咸平用
能輸輓無虞隄防鞏固班

皇猷之遐邇亦神力之秋靈瞻北汴城哉潮河側地接
驂駟之會時逢嘉饗之餘嗟此民命之安危更視河

渠之通塞茲者黑堽秋漲咄岸勝波果等心切時艱
共勤

王事今幸洪流稍息既蒙徐施幸為陳性拜賜然况伏
願寵綏勿替洲佑弥隆永消墊溺之災長作
邦家之庇神兮並濯來格來歆謹祝

重建巫山縣

漢前將軍祠及城隍廟既文

巫山天下形勝之區也蜀之幅員東至巫山而止一
戡江流千峰夾岸控荆襄之門而托繁蕪之咽喉其
來舊矣自宋大夫有高唐雲夢之賦而後世之爲紳
先生矜相贈賁以爲千古無艷之談而巫之形勝不
傳少陵之居東屯也窮愁歲月發爲詠歌托旅況于
楓林寄閒情于猿啖而後之學者誦少陵之句神游

于少陵之所居以為此勝人旅家蕭瑟悲秋之地而
巫山之形勝更不待言觀蜀之大勢而有劍閣北有
連雲南有瀘河相嶺賊方所記古稱天險至于華山
萬壑猶猶東川山若連鷄水如奔馬與連雲劍閣顏
頤伯仲為山川特角之勢者巫山是也漢唐以來伏
莽代興其間竊踞稱號帝制自為者前史載之詳矣
蓋因其地山水極天下之奇險巫山以為城巫峽以
為池人不得有辱亦不得奔挽歷代用兵有至數十

年復始入版章者職此之由也

本朝受命之初大司馬提督李公奉

天子之命畧地西川十五年以來勒撫並用輯安士民

拓土開疆之績鑽前竹帛文不勝紀辛丑夏四月某

恭蒲東蜀駐跡渝州是時公方南征却逆警師嘉陽

不數旬獲其渠魁川南悉定捷書在闕下

天子特旨嘉勞公曰南方雖定而夔東大寇窺伺門庭

吾民祗席未安也秋七月公背師萬州征偽伯楊東

循環山而攻之。偽伯率其土地人民將士以降。虜之
內地乃平。公曰：東夷雖安，山谷未靖。薊門未開，猶吾
憂也。歲次癸卯正月朔旦，公出師薊州，率奇兵數千，
梯山援谷，絕行懸度，直取大昌。素宗第搗其巢穴，極
其遺黎，于是偽伯賀道寧率衆來歸。薊之東如大昌、
大寧、雲陽、建始、木節諸邑二十二年。春，外執者公節
龍所至，不崇朝而盡入版圖。從此蜀疆盡開，金川大
定。公愈自歎然曰：蜀疆雖定，楚孽未平。吾猶食不甘

味寢不安席也遂陳師振旅直抵巫山日與通侯
帥及秦蜀諸將經營籌畫周視溝壘討軍實而訓之
某以辛癸之歲兩次從軍以故公之運籌畫勞侯鎮
諸將之豐功偉績夙夜淬礪以及山川形勝水陸機
宜皆得身親而熟悉焉巫之城固小為高江流繞其
南公至之後命新其垣堞刊其榛莽豁谷山澤之民
誦公之威食公之德聖主光輝靡遠非至公發輝之
眼猶謂某曰城與陞所以慰吾民也前將軍劉者為

我氏崇大定擇大志以固我圉也春秋祀帝載在祀
典而漢盛未脩棟宇缺焉非所以妥神祐民也是月
報旦乃命因其舊址中新堂構公率先捐俸起則鳩
工異日羣飛鳥革振翅增嶠公之開闢全川暨通侯
大帥秦蜀諸將地方諸司車路藍縷克奏膚功藉藉
神祠一片之石勒銘紀事以垂不朽其不敏得隨公
與諸大夫之後共事邊陲謹勒數言願與諸大夫共
勦盛舉以崇盛觀以壯封圉常有同心者乎

青翠堂勅善文

古之賢大夫當嘉賓燕喜式歌且舞又會每以得金
腰領為象恭頌禱之詞風謠之美其人亦曰壽考維
祺則曰將子無死其矣哉死亡之事人亦大惡存為
今之富者貧者智者愚者貴者賤者其所遇不全而
樂生惡死之心則無不全然自古及今于其時聞夫
獨存作生是病死之外有死于其死于法死于水火
是法者死一而是有志于世道人心者每欲養天地

之生機消天地之使軌然而無其推亦無其力也間
有戕害割桑網罟者非原其意蓋欲迎宇宙太和之
氣與天下共享雍熙而已夫牛羊犬豕魚蝦龜雁之
類罔不各依其性而各得其養仁者猶且為之
慮如將勿遽而況于人乎

國家之論罔也既初審獄審以平丁獄成鄭重問詳屬
所勿至遠隔霜覆審之際應援者覆援之餘疑者復減
之夫罔之服上刑法之所難保也

聖君賢相猶欲千萬民之中求其一正而況于無罪之人乎
今之所謂嬰兒者人也人之無罪全無死法者也若
之何投人之心起于父母致死之慘施于子孫于天
和而召災異莫此為甚查順治十六年

世祖章皇帝命有司嚴行禁革伏睹備從

上諭可謂詳且切矣而出之民未能盡改積習者原
其心或為飢寒所困或為事勢所迫必有大不得已于
中非敢故違禁令自成其血肉也有嬰堂之故始于

京師盛于維揚而推廣于抗紹然吾心竊疑之育嬰
美事也有京師之外微而行之止寒：三即耳嬰兒
何幸而化于三郡何不幸而下生于三郡也蓋天下
之大郡邑之多蓋無有好生之心如京師與三郡者
乎曰是必有其人以致其端而後學士大夫暨豪長
者共起而正成之以引伸于皆京師之起其端者
紫道人也廣其緒者蘇陸諸君子也夫諸君何力之
有

大皇太后沛恩于上公卿百執事率于下四民咸覩
感而興起焉諸君不過如弩矢之有機填詞之有快
耳所賴于同志之德善止不淺也吾即其變之後民
不聊生非獨嬰矣自海氛靜而民不苦于寇兵滋鑒而
民不苦于水灼田之法行而民不苦于使教年以來
喘息既定述止漸歸宜無有忍心害理如索嬰事矣
然而閭巷之間無告之衆猶習焉而不改者蓋郡邑之
內一切孤貧殘廢災傷飢饉之民皆得詣有司之前

自陳其疾苦以邀

天子矜恤之典至于原嬰則不肖之事墮行之也為
父母者雖行暗室屋漏之中此心愧怍不敢以告鄰
里故克己者日多而聞見者絕少雖有禁令無由施
屋而稽考之雖有鼓勵無由訪覓而存活之是又有
為之機為之機者政生全之門開為善之階居凡哉
嬰乃得生也吾于康熙己巳後家居五載編輯感應
篇圖說以行于世間有見是書而遵善改行者輒介

斤自告以為不負此來命

恩歸養采薪田間自念身非在位無生人之權亦無生
人之力也則請為杖為檣以待天下仁人君子共襄
盛事克永永久非敢為創舉也不過推廣

世祖章皇帝之上諭步趨維揚三郡之後塵而已嗚呼
吾輩非為十師明刑而省每決重囚也為之獨智慮
廢寢食雙青結髮以求其生路幸而得情夫猶將告
敵耳聲費數月之推駁駁詰而其人乃出于死身為

欲使之長職司全省之推備若是其勞且難也今之
育一嬰者計三年乳哺及襁褓醫藥費不啻二十金
無失此失入之志無耳目心思之苦而得濟一人之
生命天下仁人君子何憚而不為其易者哉雖然吾
郡特東偏之彈丸耳通計天下之為郡者百五十有
奇東西南北其心同其理同也異日節鉞大臣暨守
土各憲比照順治十七年禮部題覆存活異孩事例
盡天下之鼓勵之如推揚一節自崇禎以來存活萬

人合十四省而撫計之每歲存活丁口烏可勝算如
是則天休可運和氣可集又烏得有水旱災祲之告
以上重

需字之宵肝哉鄙人同隨且日望之矣

定舫自定文

張又昌上書于韓文公曰執事多尚弘雅無實之說
使人陳之^于前以爲歆有果于成德況爲情寒之戲與
人競則愈棄時日不識其悲願然情寒之戲亦無實之
談夫以昌黎之文章道德四方之學者爭師之可水
部從：進退其見古人有善之誠想當日昌黎聞之
不歆歆心折也少陵今夕行去今夕何夕歲將徂更
明燭長丁可抵成陽家舍一事無相與情寒爲歆娛

想見少陵負薪拾橡時。彼即無聊消磨令。即亦非尋
常居家之課程也。余弱冠登文綜。凡即金相招。尚
策子戲。策子者博塞之流亞也。初時以不解為愧。蓋天
明非此不能致洽。主賓非此不協。時趨闊三年而盡
得其解。然錙銖之費。用采之資。已散十餘金。不敢開
手。先大夫以昭親。慮嗣後出司。方岳所至之地。吹事
繁劇。累患倥傯。此事獲發。環養以來二十餘年。值海
內承平。田野無事。每逢良辰令節。霜天月夜。白頭親

中仍踵舊習脚以資缺笑娛永日如晉人所謂生隱
而已然而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我躬之不檢何以訓
子弟戒僮僕乎息所以自艾之道而今未能乃訂于
同人曰自能前探一境為采者吾當從之游原三載
而無其人亦不成之成矣會于中臘盡忽染風痹備
川迎月靜極思動午時良久草止清晝盤桓膝藉此
以茶伸左右試演肢體余謂有沙岸坐起居不至大
譟慨復沾沾自喜歲已亥夏妙淮南楊得陽先生年

九十三矣一歎一竄患然未嘗間吾嬖象州楊生所
招致也與余數晨夕者兩月月不暇目則欲嘆曰少
壯討論靜上碑有妙理漸行謂余曰野人有一言相
告不煩圖隨請陳其說子之病在苦役其心使心不
得安其食非却老之圖也後旬以來竊見筆墨之事
費之不倦葉子之戲時對忘疲斯二者皆所以敗其心
也夫心猶君也亦猶父也君勞則相勞相勞則民勞
父五官德為大動則血枯血枯則氣竭神散而百骸

拜為行年七十智慮衰上且日殫其圖度以備家政
以供應酬汲一馬如將少又更將得已而不已者嘗
逐一胸中何果抱薪而救火乎余惛然曰萍水相逢
臨別發藻才生真愛我哉雅然詩文之作性之所嗜
情尚柔翰藉以自娛曩司農公曾有以教我矣請學
據都鵲者漸損之若葉子之戲滅我無益數聞命矣
今先生行已而月服膺斯言每一把筆輒復棄去而
角戲之事未能免俗他日相見何以復長者擬于冬

至之日微陽初生熒火新改請謝絕斯事無人我無
機心無得失庶几我不負老翁之苦口不失尊前之
一諾云尔翁王介甫論要云不圖通性消憂反不能
忘情予得喪浩翁入青竹雅好批評偶閱韋昭博奕
論誓不復奕曰不信斯言有如黔水之二公者固所
稱聰明後保之士也事竣即悟，即悔烏雲猶乃尔
况策子乎請指吳淞之水以當黔江之波浩翁有知
當笑予悟之已晚矣

祭先孫寺典簿鄒連城文

嗚呼公未可以死也公年未老公業未竟公子未壯
公死未復期又不慈還棄諸孤群親弗顧然而謝世
耶昨歲乙丑公甲子方週七十子九女暨諸僭羅孫堂
上吾輩作抵壘酒脯為周旋之祝會

九重官誥有子九園莖莖冠蓋輝煌道路亦時羣從趨
除賓朋滿座公舉鵬鵬酬對神明車聲不減壯盛時食
捐朱顏華髮大耋可期胡為乎而竟長逝也公少失

怙恃獨力守弓冶門戶之累瀕于危者再吾子癸丑
歲與公訂姻姬值郡邑大夫均田之事行政家王謝
並得安寢十年以來所陌倍于祖道間架多于曩日
過軍興常子輸粟于

朝職授郎官位居京秩公少理章赴游京洛以佑叔後
昆光昭前烈胡為乎而竟長逝也公年五服官猶未
舉子先以姪為嗣執養有加溫清不貳迨年過半百
連舉七科竟罔之虞一歲三見堂上堂下舞纓虎推

素梁雖詳英語無虛日公左顧右盼怡然以喜哉假
公數年卽翼而教誨之可以克家可以成名矣胡為
乎而竟長逝也公之壯年外侮疊作蕭牆禍起讀公
遺言不覺為之三人息公則堅忍茹荼點無一語者
特以毛羽未豐似續未廣二十餘年終不欲泄然而
靖之役楊秀之師未嘗一日忘外賜胡為乎而竟長
逝也公常謂人言吾若不歸得消假日月從容即署
後事我賴足矣去冬疾作乃健戶作分析計人莫之

知也蓋春中流公病劇嘗問某其何以不至每日遇
潮至則必向左右謂將東潮而至也吾子元茂至而
村人卧内公出手書遺囑以相示曰我未嘗學問語
多舛錯幸為我訂正之吾反復教過乃謂公曰公之
七子處置則詳刻析安安火無援義矣公女亡者一
存者九歲存措一詞公頷之而亡吾又曰分析之後
或分或合孰經理其事公瞿然起曰正待君一言以
決遂滿筆以待吾回辭曰此君家之事請三思之非

吾所能及也三舉筆而三謝不敏翌日親長畢集公
乃舉筆作書曰七子俱託太岳掌常題年而押逆示
同人後呼第五子雖突出非某并謂吾知先望曰此
子尚未勝今以罪汝為我撫養成立我無遺憾矣復
舉筆作蛇頭小字以中寄託結與泪俱開者皆歎歎
泣下是日吾同年子負去年文開公側室有帳并請
後事于公：頓首謝曰我忘之索筆再贊數語餘不
及盡意矣嗚呼豈意握手流連不信宿而遂成永訣

那公暖之後凡公未竟之緒同受託之諸君子與族
長族賢聚而酌之以勅公之缺成公之志今而後公
之緒派吾與諸君子共撫之公之會計吾與諸君子
經營而籌畫之各盡其責各司其事不勝欣慰敢附
一函以為他年左券異日者諸子當克振其義堂
捐如故田園加廣當于墓道之下再酌一函以告我
子公庶幾我公可以含笑于九原矣嗚呼尚饗

說

社鼠宴田鼠說

社鼠游于郊田鼠見之以為同類也迎入己穴秋遇
惟謹其所居卑隘所食多禾麻蕒稗社鼠薄之然安
寢長夜少驚怖蕪室不及為居信宿請歸邀田鼠同
行致酬酢將以矜城社之華田鼠許之昂然而前社
鼠曰毋直入宜從旁審視剗斜而行田鼠從之入其
居雕虎而練八窗四戶明珠翠羽陳設畢具田鼠有

慚色入庖廚青梁珍錯應接不暇田鼠喜乃恣肆餐
餐中有一食器主人所以酤鼠者將及之社鼠急附
其耳曰是乃酤也食之須命田鼠始敢俱食竟將將
于廣廈俄有經覓食品首長跪曰鼠震恐社鼠慰之
今蕭牆謹避居一宿憐憐然目不交睫語朝主人至
社下秋菲鎖鑰歸然社鼠大慰之曰毋輕動使主
人窺見將保我田鼠並憂之並求去社鼠曰汝地多
鳴鵲白晝未可行也薄暮送之歸田鼠乃悅

太史公曰李斯為秦丞相威震人主權傾天下臨刑
顧其子泣曰吾欲與若出上蔡東門牽黃犬逐狡兔
不可得矣嗚呼人生斯世處富貴之地五官之嗜好
無求不得而憂畏攻心身罹焚灼欲求為田畝居卻
野飽震師安眠長夜訓可得也語云不肖之幸召悔
生悔然哉然哉

恨哉

蜀地多獠獠性貪而淫其智巧足以自衛故不甚畏

人山中人炊米正熟猶不戒則竊而食之鄉民患其
為盜也乃截竹為筒長尺許中實以菜蔬平埋地中
度猴掌之大小而竅其上仍以薄土緣其旁不見其
有竹也猴至則以掌探之得菜即攢拳大不得出鄉
人候而逐之終不知釋菜而去乃執而陳之猴斃而
掌出復以餌其後來者亦終莫之悟也余在蜀三載
水陸所經見像猴之為性類不一有通左右臂者有
黑光如墨者有大如童子小如鼯鼠者有百臂相接

而飲于龍澗者有一臂緣木進而燕寢者有什伍成羣騷擾行旅者後至陝西階州界鄉人言本州有民間嫁娶者鼓吹過山麓羣猴震至傷人毀輻挾新婦登山而去執事人等追逐無踪其懸之州守、不得已乃選烏給二十名同虞人捕獲率鄉民窮奇涉險大索于深山數日後見懸崖絕巘群猴聚焉尾其後至荒幽絕處豁然有洞門洞前之猴不計數有空洞門之旁者四大與人等彼此攻拒人不得近急施捨

蛇斃之入其洞，中老猴高坐旁侍者九數婦皆有
斗色新婦亦在焉諸婦皆能道井里姓氏衆龍其魁
殄其族乃挈諸婦以復州宇：一：遠跡其家山中
推害稍息焉

太史公曰毛蟲三百六十其最狡而黠貪而淫不安
于獸強欲彷彿乎人者猴也方其穴居山中隔絕塵
世清泉可飲木實可食自為北牡以長其子孫逍
遙山水間與物無競雖有射龍逐虎之徒高嶺遠

蒙之使孰得而擬其後哉惜也不自知足而求多
于世竊人之粟攘人之婦履陷甯蒙天石身死入
于馬兒臺所笑猴寔吾之于人何尤焉嗚呼范一
蹤人與物各得其所乃不守其常不履其素不思
其本來面目縱饕餮之慾恣蕩佚之性以喪其身而
亡其族者歟之故歟抑人之故歟歟吾不得而知
之矣

鯪魚一名鯪一名鯪吳俗曰鯪鯪蓋兩名並舉也小
魚生江湖中長僅數寸形如柳葉可謂微物而食者
陽鵠也童子以長絲香餌得一所魚則繫其鬣而縱
游水面公魚見之競逐而至舉網貫腮不索刺而魚
拘焉

太史公曰天地之間物之至微者鯪也其實然無知
者亦鯪也而貪淫之性畢備焉使鯪也者而不愛
其餌不患其羣逍遙藪澤之間游泳烟霞之外雖任

公十五時何所施其伎為惜哉刺游于江而夕登于組
有貽伊感亦復何云語云利令智昏人曰傷生之事
非一而好色者必死人生世上危亡震怖生老病死
幾何而下為憐也哉

狸：說

山海經曰有獸人面名曰狸，即狸也。二足無尾
能學人語其肉可食其血可以染朱劉其唇為八珍
之一其性知往而不知來亦知人名姓蜀志裴炎曰

里人以酒并糟投于路側織草為蓐更相連結狸
見之則知張者祖先姓氏及呼名云叔欲張我捨尔
而去復有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適平醉
因取蓐而着之乃為人所拾

太史公曰大海燕采巢日與人作緣而人莫之顧者
以其無用于時也鵬飛千仞之上象進桂林之野而
終不能全軀達害焉以其為世之所徵求也不材見戮
惛然悟曰叔輩利我財耳狸之倚用于織絰而桑

順于口腹者不亞于鵬之羽象之為矣。蝦蟇自稱晦
潛跡匿影，猶難免于皮冠之戈。獲乃菟耽于麋，樂
恣于陂。獲免机在前，陰机在側。身亡之可惜，而羣游
以逞，不旋踵而血染刀頭。膏塗鼎俎，所謂以智自焚
以得自賊者，其斯之謂歟。

孤竹說

獅子病瘡，咆哮奮迅，吼聲動四野，百獸震恐，齊集問
起居。獮猴聞晏元獻來，使過山，急聚候迎。遂後期不

至有白狐者諧于師曰大王有操薪之憂百獸聞聲
畢集而猴獨不至公屏下戲豈敢妄自尊大哉其所
以慢上慢公者意謂大王之疾殆將不起耳大王不
如誅戮嗣今以往皆效毛而不前孰肯為王作前驅
者獅怒遺蒼狼縛猴：至獅將殺之懸頭于崇山絕
頂以號令毛羣之族猴從家而前致詞曰大王有疾
百獸聞起若禮也雖然實無濟于大王也猴聞信以
來率其主伯亞族窮日夜之力四走于深山窮谷之

間以求靈藥道逢高鵠之子阮懸泣涕乃而授良方
不覺復至惜乎良方已得藥物難遇也獅起解問良
方何在曰但得白狝碎其首生吃其腦：蓋即愈獅
乃挾獅首而食之狝吃獅恍然曰點哉狝也狝固知
狝之欲獻方禍將及已也而先措之其死也不亦宜
乎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宇宙之間羣生並育
各逞其性無相殘也長地猛才與人無怨違物欲噬

人而人之陷亦生焉人將害物而物亦旋思報復焉
机心之不息未有不自戕其生者矣常師之病瘡也
順眩騰躍寧復計猴之至與不至哉猴之至與不至
元與不元亦與猴何與哉乃投机既動不終刺而自
賊其生猴自机之豈猴之罪歟若獅也者身為百獸
之雄而不辨奸回展轉輕聽為羣小所蔽弄又奚足
机哉

閑人言鵲鳩棲止各有定處相侵則鬪弗止棲者置
因網中鵲鳩聞鬪聲以爲振其地也急歸謀與之閒
有陷于網爲人獲矣

海螺小者如拳大者如斗惟鵲鳩螺最異形如鵲鳩
肉常離殼而出：則寄居殼入而居之還則寄居殼
讓其復入

太史公曰甚矣我我之爲我人生之大忘也父母未
生之前無所謂我也生老病死之後無所謂我也一

點靈明一生功過一身志孝廉節之外無所謂我也
自我有我身而後志在文章者與人爭妍志在功
名者與人競巧拙志在貨賂者與人較錙銖深謀密
恨互相殘賊至死而不知悔其不陷于鴈鴒之羅者
幾希矣若螺之出淵不自有其介也魚之入而復出
不知其有我井不知其有螺也世以寸緣又土之故
亡其身以及其親者其惑與螺之弗若歟

狼性貪而豺為朋比故連類而名謂之豺狼犬號稱而
豺復類之故象形而名謂之豺狗豺長尾白頰吮吸
廣尻其色黃其文駁其舉動也乖張而狂悖常陷霜
之日噉俸皂而四面陳之妄祀上帝皮冠以占獵候
為其矯智也足以偷止楚人李王大獵于中山遇豺
牧頭皮不能免乃合爪人立啼號作已命狀王投弓
弔為之改業其結黨也足以濟愚引聚族而行後有
猛虎輒合圍而羣溺之虎惡其威不敢潰圍遂共噬

而飽其肉為人以為獸之小有才者故名之曰豺

太史公曰百獸之為群為之長獅為之魁布為之雄

尚矣若象能戰鬥龍蚬馬能走馳能負牛豕足以修燕

饗旅強足以充水陸皆有用于世者獸之所必需也

至豺也者其品最卑賦質最下勢不及狸而義不

及犬慧不及猴而點不及鼠小藪之間蠢然一毛在

耳而性柔克我縱情饕餮其見損于其類不登于俎

豈不錄于風詩也不亦宜哉

水岩瑞硯說

宋元所取端溪硯石皆採之梅坑坑阿連坑之類從
未及光坑之產也明之中晚始開水岩三洞今中洞
產石將絕佳者難購勝載閩人高雲客瑞硯說及粵
東陳元孝水岩小硯長歌所謂捐不畱寸柔無骨墨
質愈堅磨愈發是也蓋石質細潤類不發墨發墨者
石質必粗並其美者石潤服法磨之無芥貯水不耗
磨墨而不壞筆者為希世之珍大抵秋光之毫不損

于斯素側理而損于硯石之不就也甲戌冬杪乞言
韓子從南安歸路遇粵藩幕友張履安始得悉老坑
三洞之詳臨溪在肇慶城外洞口封閉方伯報好端
石特募工入就之故得其位者尤蓄二石韓子悅而
攬之仍報以尊幣舟行三千里朝斯夕斯摩挲不能
釋手致忘寢食及歸里携以誇示于余，七愛其小
者硯頭有黃紋盤繞如雲龍之狀故土人號曰黃龍
硯黃紋乃老坑之明証品在青花蕉白之上雖磨以

值強之乃可其大者石史融潤雅魚金餌之志不可
齊并執不示人矣